

難忘的歲月·不盡的思念

湯錚訓與周書楷

●湯文藻 (四川省攀枝花冶金礦山公司工程師)

生長書香子弟家庭

一九〇九年己酉農曆十二月十二日，湯錚訓出生於湖南省衡山縣大水沖湯家灣一個農家。她出生的這天，正飛起鵝毛大雪，大宦塘坳上的梅花盛開，因此家裏人給她取名「雪梅」，取其高潔耐寒之意。錚訓出生的年代正是辛亥革命的前夜，外有列強入侵，國內清廷朝政腐敗，農村一派蕭條，廣大窮苦人們掙扎在饑餓的死亡線上。錚訓的祖父莘元，是一個私塾老師，父親雲蒸十四歲開始下田幹重活，靠種麻和耕作幾畝水田維持一家生計，母親周愛運動勤勞儉樸，佐夫教子，堪稱賢妻良母。

錚訓兩歲時隨父母遷居福田鄉白雲樓木沖，初為茅屋，後其父改農為商，在衡山城裏開一家「恒泰齋」南貨店，因經營得法，家業漸興。於一九一四年在櫟木沖建松竹園住宅。雲蒸經商所得，專以培養子弟為素志，十餘年間耗資萬金，使錚訓的叔叔瀛甲東渡扶桑，就讀於東京帝國大學，錚訓與其弟鈞訓、欽訓後來都先後考入南京國立中央大學、江蘇南通大學及國立武漢大學讀

書，鄰里以湯家多書香子弟，一時傳為佳話。

白雲是一個美麗的山村，這裏山青水秀，民風古樸。衡山七十二峰之一的紫蓋峰聳入雲霄，潺潺溪水清可見底，優美的自然環境，給童年的錚訓以良好的薰陶。

湖南才女玫瑰瓜子

錚訓自幼天資活潑，聰明好學，又喜勞動，深得父母鍾愛，其祖父更視若掌上明珠，經常帶她到他的私塾裏傳授四書五經一類的古書，所以後來錚訓對文學頗有愛好，並成爲在中國文學方面很有造詣的人。

一九二〇年秋錚訓入衡山縣立女子小學讀書，校址在衡山西門大巷子，同班好友有曠麟、龍萼芬、李利貞等。她們常在一起切磋功課，一起遊玩，還經常赤著腳到湘江河裏去摸石子，星期假日或去城郊清涼寺遠足，情同手足。

錚訓讀小學時，成績常列班上前茅，她的作文常被老師貼在教室後牆供同學觀摩，稱呼她是湖南才女。一九二五年秋她以成績優異提前一年由學校保送到衡陽省立第三女子師範讀書，當時

教育不甚發達，女孩子能讀上師範的更是鳳毛麟

角。衡陽地處湘江與蒸水匯合處，有舟楫之便，且又有京廣鐵路經此，成爲湘南文化與物資集散之地，學校位於湘江東岸，距有名的船山書院僅兩里之隔，學校面對迴雁峰，所謂「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就是指的這裏。錚訓當時還只是一個十五六歲的黃毛丫頭，她身材苗條，梳著兩條尺來長的辮子，圓圓的大眼睛，臉上總帶著喜悅的笑容，喜歡蹦蹦跳跳，活潑得像一只小鳥，很逗人喜歡，同學們給她取了一個形像的小名——「玫瑰瓜子」，象徵著她的香甜可愛，課餘她常與好友柳如絮等到校門口的湘江岸畔，欣賞著美麗的大自然景色，閒話家常，談古論今。其時她在日本的叔叔從海外給她來信，介紹一些新思想、新文化以及爲人處世之道，對她產生一定影響。

錚訓書楷相知相戀

一九二六年七月廣東國民政府發表有名的《北伐宣言》，聲討軍閥吳佩孚、孫傳芳等，消息傳來，舉國響應，使沉寂的省立三女師範泛起層

層波瀾，錚訓和班上一批先進同學唐國楨、柳如絮等走上街頭，她們張貼標語，散發傳單，組織演講，開展驅除軍閥，抵禦外侮，迎接國民革命軍北伐的到來，搞得有聲有色。唐後來去了南京，擔任立法委員，現僑居美國，柳現在南美巴西。

自從北伐軍開到湖南，湖南的革命形勢有了新的變化，全省各省立學校包括錚訓原所在的省立衡陽三女師範，合併為湖南省立聯合中學，校址設在長沙第一師範，這是一所有五千多人的大規模省立中學，學校實行分科教學，並率先開男女同校，當時報紙稱為學界的光榮。這時錚訓的好友康成懿、柳如絮等都同時來到聯中繼續讀書。她們朝夕相處、感情至篤，咸稱總角之交。後因政局關係，學校再度改組，她便轉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又稱古稻田師範學校），校長為留日學子周八百。錚訓因成績優良，以第二名畢業。畢業後由學校推薦留在第一師範附小任教。

一九三〇年秋，錚訓考取廣州國立中山大學，她的祖父聞訊，欣喜若狂，曾親自送錚訓到廣州入學。

一九三一年錚訓離開廣州，轉入南京國立中央大學教育系，她來到這歷史名城南京，思想比以前更開闊多了，不久她認識了政治系的周書楷，其時他倆風華正茂，思想活躍，同是中大學生會裏的激進份子，周書楷曾獲東南七大學英語比賽第一名，錚訓亦是同學中的佼佼者。九一八事變後，中大學生率先走上街頭，呼籲抗日在全國

產生重大影響。他倆由此相知相戀，鍾山腳下，秦淮河邊，留下了雙雙儷影。

一九三三年，他們在南京結婚，一九三四年、一九三六年長子鴻特、次子亞特先後在南京和湖北安陸出生。

一九三五年錚訓在南京中央大學畢業後，曾於安徽省教育廳任職，她的卓越才華和工作精神為當時教育廳長楊康所賞識。

八年離亂夫妻永訣

一九三六年，錚訓帶著鴻特、亞特回到湖北安陸婆家，與阿翁周菲田及夫妹書芳同住安陸城內下玉石街一號周宅。其翁菲田是一位愛國將領，一九二五年曾任學忠部少將師參謀長。他持身廉潔，治軍嚴明，後因不滿當時軍閥混戰，毅然解甲還鄉。他對子女教育頗嚴，猶疼愛兒媳與孫子，因此這一時期是錚訓在安陸少有的天倫之樂。鴻特周歲時，在武漢大學讀書的二弟欽訓奉父命曾到安陸祝賀。一九三七年三子維特在安陸出生。

同年七月七日爆發了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不久書楷所在的國際聯盟同志會由南京遷至武漢，這時錚訓亦隨同來到武漢國際聯盟同志會，與夫君同住。

一九三八年年初，日寇向內地進犯，時局進一步惡化，武漢危在旦夕，錚訓便帶著只有半歲的維特回到湖南，接著書楷被派出席在美國紐約舉行的「世界青年大會」。行前來電報到衡山，約錚訓赴漢一晤，彼等在漢團聚周餘。臨別時他倆

望著東去的長江，眼看國土淪亡，骨肉分離，更不知何日才能相會，彼此都有共同的傷感……

離開武漢後，錚訓仍回到衡山，這年冬在白雲婆家生下四子季特。然而誰知江漢一別，接著而來的是八年離亂，他們夫妻竟成了永訣。

投入抗日教育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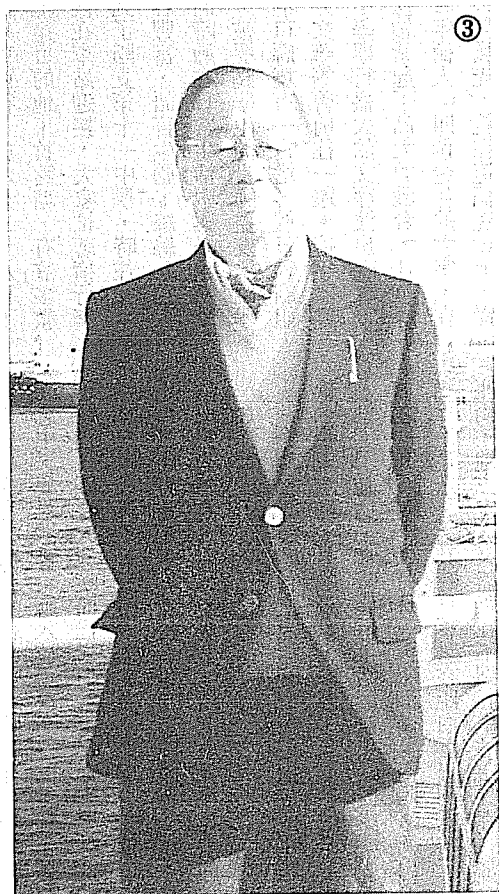
在個人遭到極大痛苦的時候，錚訓毅然投入到當時的抗日救亡和教育工作中來。一九三九年應老教育家何炳麟之邀，執教湖南嶽雲中學，當時校址設在白果桐梓坳，她常利用課堂對學生進行抗日愛國教育，在國文教學中選講諸葛亮的「出師表」，岳飛的「滿江紅」，教唱「黃河大合唱」、「長城謠」等抗日歌曲，以激發學生愛國熱情，使許多嶽雲學生後來走上了抗日的最前線，時隔五十年之後，嶽雲中學于一九八八年四月舉行了建校八十週年的隆重校慶，錚訓的名字載於校友錄中。她當年的學生回憶起那時湯老師諄諄教學，誨人不倦的精神，在校慶紀念冊中賦詩「楚南橋上懷窗友，桐梓坳前憶業師……」，可見其師生情誼之深。一九四〇年初，大後方青年學生大批來到湖南，這時國立第十一中學遷來湘西竹篙塘，成為戰時學生的大本營，校長楊由康聘她到校教課。同時她還積極參加抗日戰爭時期推行的新生活運動，被委派為湖南省新生活運動促進委員會委員。

這年暑假錚訓回到衡山白雲，其時全家已遷湘潭向家坳，她則帶四弟文藻獨住白雲松竹園，時書楷任職倫敦我駐英大使館，錚訓利用白雲農



③ 周書楷逝世前的照相。

① 周書楷處理公文時的神情。
② 作者湯文藻（左）與姐姐湯錚訓一九四〇年在湖南合影。



村安靜的自然環境，潛心攻讀英語，力圖爭取出國深造，曾奮筆疾書「下定決心，立定志向以赴，何事不可成？」來鼓勵自己，並為此與當時駐英大使郭泰祺取得聯繫，後來只因太平洋戰事發生，她的這種願望未能實現，此時書楷從倫敦來信，勉勵她克服暫時困難，渡過難關。不久歐洲戰局急轉直下，郵路受阻，她與書楷的書信也隨之中斷。白雲悠悠，長恨綿綿，從此她的心情自有一翻苦惱，每於悲憤抑鬱之時，以讀唐宋詩詞為遣，尤喜讀唐溫庭筠詞「梳洗罷，獨倚望江樓，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腸斷白蘋洲」。充分體現了她當時的心態。

在白雲渡過了夏天，秋初，錚訓仍繼續去國立第十一中學教書，帶文藻作伴同行，離開白雲的那天，由同族農民幫助挑行李，姐弟二人就上路了。南方的八月，秋高氣爽，他們邁著輕快的步伐，第一天來到南嶽康園中央大學學友康成懿家，小敘兩天，然後乘汽車途經衡陽，又停住一天，那時是國難當頭，後方汽油奇缺，他們乘坐的是木炭汽車，就像老牛推磨似的，每天跑不了多少路，八月二十六日始抵寶慶（今邵陽）。當天晚上兩人上街理了髮，在東直街「卡爾登」日夜美術照相館合拍了一張相片，錚訓穿著青色湘雲紗旗袍，胸前佩帶著國立第十一中學教員校徽，顯得格外瀟灑大方，一派學者風度，這是現存錚訓早期唯一的一張相片，是很為珍貴的，現在每當我們看到這張發黃的相片時，就會使我們想起那遙遠的年代。歲月悠悠，往事漣漪，話說當年倍增懷念之情。

次日他們繼續乘車西行，於八月二十八日下

午夕陽西下時分抵達目的地——竹篙塘，有許多教師和學生事先等候在車站迎接，大家忙著攜行李，邊說邊笑的來到了國立第十一中學，時住女生部。錚訓教學內容豐富，語言生動，絲絲入扣，很受學生歡迎，同時她在日常生活中與學生打成一片，親密無間，被譽為學生的良師益友。距學校約二十華里的洞口縣境有一古塔，假日錚訓姐弟並女生部學生方文華等曾前往一遊。這年國慶節，國立第十一中學舉行盛大的文藝演出晚會，在學校大操坪用松柏紮起了高大的戲台，紅色絲絨幕布上鑲著「百年樹人」四個金色的大字，在明亮的汽油燈下閃閃發光，就在這個晚會上，錚訓指揮學生演出了著名抗日話劇「八百壯士」，博得了全場觀眾暴風雨般的掌聲，對推動當時學生的抗日熱情起了積極的作用，使後來從國立第十一中學畢業的學生很多報名參加了青年遠征軍，開赴緬甸，協同盟軍對日作戰。

一九四一年夏，錚訓出任湖南省立工業專科學校圖書館工作，時任南嶽崇寧寺。

染上肺病英年早逝

一九四二年冬應五十四軍軍長霍揆彰之聘，擔任五十四軍子弟中學國文教師，她的「中大」同學康成懿亦同時在該校教授英語，校址在南嶽華嚴湖畔。時處抗日戰爭最為艱難的相持階段，

她的四個兒子除兩個小的留在身邊外，大的兩個遠在湖北安陸由其祖父、姑姑撫養，自武漢淪陷，交通梗阻，不及一見，然思念之情，時縈腦海

，她曾給大兒鴻特信中謂：「一別四年，無時不在念中。兒已漸長，應入校唸書。今以世亂，母子離別，祇令人興嘆而已。但讀書仍為重要，此時雖無學校可入，兒得與祖父及姑姑朝夕相依，正可習字讀書，求教於長者也。上述讀書一事，望兒努力勿怠，以慰親心。」由此可見為母者的一片深情。

錚訓從青年時代起身體極好，但由於連年戰禍，親人離散，憂國憂家，以及多年從教的辛勞，染上了肺病，當時農村生活艱苦，缺醫少藥，加之一九四四年六月日寇再犯湘南，衡陽、衡山相繼淪為敵手。其時日軍駐在距白雲僅兩里的三座橋，地方土匪又盤踞在不到五里的白雲寺，常是日寇騷擾在前，土匪搶劫在後，農村雞犬不寧，一夕數驚，錚訓遂在文藻陪同下，與維特、季特和保姆春妹子離開白雲，赴後山德福嶺短期暫避。後又輾轉於高峰沖及太平寺一帶，由於經常的顛沛流離，生活不定，最後又只好回到白雲，終因病情加重，於一九四五年農曆正月十三日病逝於松竹園，時年三十六歲。錚訓有著非凡的才華，豐富的感情，造物主竟給以不幸的命運，以致英年早逝。「三更枕上無情雨，二月春前薄命花」，這是她生前對自己的寫照，也為後人所惋惜。

子女有成永懷父母

流光如駛，錚訓離開我們已四十八年了，人間世事經歷了滄桑巨變，書楷因從事外交工作，長期羈留海外，先後任駐菲律賓公使，駐西班牙

、美國及梵蒂岡等國大使，由於海峽兩岸分離，直至一九九〇年八月及一九九二年六月才先後兩次回到香港，與大陸的書芳妹妹及四個兒子會面。「四十三年離別夢，喜見團聚在今宵，人間自有真情在，化作當年舜與堯」。他們這次會面，體現了人間最大的悲歡離合，然書楷不幸於一九九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因心臟病突發在去世，享年八十，台北各界人士為他舉行了隆重的公祭，其在大陸的妹妹和四個兒子等曾赴台奔喪，並於

①



①周書楷夫人湯錚訓女士早年的照相。

②周書楷、周湯錚訓的長子周鴻特一九七九年在南京謁

國父孫中山先生陵寢留影。

靈前敬獻花圈輓聯：「清廉恒自勵，胸懷濟世心，馳騁五洲，舌戰群倫驚四海；祖國未統一，親人待聚，遽爾仙逝，長使後人淚滿襟。」
書楷一生忠誠為國，勞怨不避，遺憾的是他未能再回到三十年代與錚訓共同生活過的南京、武漢、安陸……實現「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的願望。

錚訓與書楷結縭所生四子，經過各種艱苦磨煉，都各有所成，鴻特現為湖北省黃石市糧食儲

運公司經理，亞特是地質學家，湖北省黃石市科學技術協會副主席，維特服務於哈爾濱東安飛機工廠，季特為東北大學外語系教授。孫輩亦多為大專學生，長孫女周瑩並獲日本碩士學位。他們都決心繼承先輩遺志，發揚光榮傳統，自強不息為中華民族的振興出力。我們希望在不太遠的將來，在海峽兩岸和平統一後，將書楷與錚訓遺骨分別從台北及衡山迎回湖北安陸老家，合葬於青松翠柏之中，讓後一代人永遠紀念他們。

